

彖
虫

勺

編

蠡勺編卷二十四目錄

倒用成語

反用字義

兩韻連押

偶句

集句

反切

今韻非沈約本

串字平聲

十字平聲

查爲在之轉聲

委蛇字變體最多

以甘爲念

古文奇字

篆與八分不始於秦

漢隸之失

真書

別構異體字

諸自製國書

劉表張飛皆善書

唐太宗書

淳化閣帖久失真

右軍小楷帖

宣和畫譜

中麓畫品

書畫肥瘦之辨

印章

蘇句編卷二十四

嶺南遺書

番禺 凌揚藻 譽釗撰

倒用成語

孫季昭示兒編所拈古人倒用成語以就韻者甚多如中
林中谷中河中路中田裳衣衡縱斯螽下上羊牛甥舅孫
子京周鼎息偃之類皆是也按漢溧陽長潘乾碑用蒸
黎作黎蒸董仲書賢良策用勉強作強勉昌黎詩用玲瓏
作瓏玲參差作差參元黃晉卿王仲謀輩亦以窮兵爲兵
窮傷財爲財傷鷹揚爲揚鷹卽孟子亦有子父子母之語
蓋古自有其法若漢廣漢屬國侯李翊碑用於陵作陵於
則不可通矣

反用字義

楊升庵曰古文如亂之爲治擾之爲順荒之爲定臭之爲香潰之爲遂皆美惡相對之字而反其義以用之如亂臣十人亂越我家惟以亂民亂爲四方新辟亂爲四輔厥亂明我新造邦丕乃俾亂之類以亂訓治也安擾邦國擾而穀擾龍六擾之類以擾訓順也荒度土功遂荒大東太王荒之葛藟荒之以荒訓定也胡臭直時其臭羶臭陰達于淵泉以臭訓香也是用不潰于成莫不潰茂以潰訓遂也

兩韻連押

漢曹全碑銘末云吏樂政民給足君高升極鼎足安世鳳謂用二足字相連明手足之足與滿足之足可各押也鈍

根老人曰二足字本非一義其可連押何疑昌黎詩之重用韻本此更考古人有連用韻而并非異義者詩雲漢三章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焦仲卿妻詩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吾意人懷念汝豈得自由兩遺字兩由字皆連押亦用韻一奇例也若重用韻則不可枚舉曰知錄言之詳矣

偶句

海鹽朱笠亭云魏晉談詩聲律未精然如日下荀鳴鶴雲開陸士龍已開其漸齊梁而後子山集中最夥如文昌氣似珠太史明如鏡凱樂聞朱雁饒歌見白麟漢帝看桃核齊侯問東瓜羊腸連九坂熊耳對雙峯學異南宮敬貧同

北郭騷不一而足唐代剏爲律體裁對最要飛卿以玉條
脫對金步搖致動人主樂天帝與九齡山呼萬歲之對王
直夫謂少有其比寒山子黃口白頭七札五行綠熊席青
鳳裘諸對載在困學紀聞荆公殺青生白飛瓊弄玉帶眼
琴心三甲六丁洪駒父青奴黃嬭及銀鹿金瓠諸對載在
雪浪齋日記山谷格五朝三管城子孔方兄諸對載在冷
齋夜話放翁手版肩輿溫券熱官酒聖錢愚虎頭雞肋竹
郎木客籍紙尾摸床稜空虛腹壘塊胷老學究病維摩乞
米帖借車詩麴道士楮先生子午谷丁卯橋一彈指三折
肱百衲乘雙鉤帖烈士壯心狂奴故態下澤乘車上方請
劍長劍挂頤短衣掩脰百錢拄杖一鋪隨身愛山人骨髓

嗜酒在膏肓諸對載在後山詩話其他名人集中不勝枚舉更若少陵自天當暑之對皆經語荆公一水護田兩山排闥皆漢人語阿蘭若窰堵波皆梵語翠碧黃鸝皆鳥名又兼四色晉公垂手緩聲皆樂府名黃詞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皆歇後語

集句

晉傅咸毛詩一篇爲集句之始

咸作七經詩其毛詩一篇畧曰聿修厥德令終有淑

勉爾遐思我言維服監言孔甘其何能淑譏人罔極有覲面目後來文人因難見巧往往

有清切湊泊如天衣無縫者甚至有從經史中成語摘爲佳對者亦筆墨游戲之一端也然大雅猶且弗取晁美叔嘗以集句示劉貢父貢父曰君高明之識何至作此等伎

兩集古人句譬如蓬蓽之士適有佳客器皿肴藪悉假貸
于人意欲強學豪奢而寒酸之氣終是不脫東坡答孔毅
父集句見贈亦云羨君戲集他人詩指呼市人如小兒天
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雞退之驚笑子美泣問君
久假何時歸世間好事世人共明月自滿千家墀是貢父
東坡皆不以是體爲貴矣時惟荆公晚年喜爲集句如風
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之類有多至百韻者文文山集杜
詩亦至二百首我朝華亭黃唐堂中允有香屑集皆集
唐人之句爲香奩詩凡古今體九百三十餘首前有自序
亦集唐人文句爲之四庫提要謂雖取諸家之成句而
對偶工整意義通貫排比聯絡渾若天成且惟第二卷五

言長律中用杜甫二句陸龜蒙二句餘雖纒纒鉅篇亦每人惟取一句有疊韻不已至倒押前韻而一一如自己出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嘉慶十四年我 仁宗睿皇帝五旬萬壽先 諭羣臣曰近年慶典諸臣所進每集用文選各書成語而恭集御製詩文者尤多究非正裁况進呈文字當華實並茂如古人頌不忘規者庶合對揚之義嗣後宜歸體要毋仍習佻巧致失脩辭立誠之旨見邸報

反切

世傳漢以前未有反切反切之學自西域入中國至齊梁間盛行而聲病益詳然韻書肇于陸法言其爲部二百有六

上平自一東至二十八山下平自一先至二十九凡上

董至五十五范去自一送至六十梵入自一屋至

三十矩矱然不可紊也自平水劉淵併爲一百七韻

今

世所行者已乖唐人官韻之舊矣而鄭夾漈六書畧且謂韻學

起于西域舊所傳十四字貫一切音謂之婆羅門書其後

又得華嚴三十六字母而音韻之道始備蓋韻有聲有音

聲爲經音爲緯平上去入四聲也宮商角徵羽及半徵半

商七音也意若舍西法卽無以成韻然者而于是嗜奇喜

異之士曰惟向龍龕手鑑搜真玉鏡等類是求置詩書易

象之音聲效見溪羣疑之反切舉一世而入于浮屠氏之

學可不謂之大惑乎竹垞先生有言曰學者但守韻書分

部之舊作爲詩賦無害于辭勿戾于義斯可矣若必專心

四聲七音之微妙然後可以言詩此六一居士所云儒釋

不兩能者已戴東原曰六書之學詁訓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又經緯衡從宜辨魏有孫叔然辨立翻語厥後考經論韻悉用之晉人以譯西域釋氏之言釋氏之徒羣習其法因竊爲已有謂來自西域儒者數典不能記憶也

今韻非沈約本

毗陵邵子湘氏著古今韻畧於古韻通轉則依少陵昌黎叶韻依吳才老朱紫陽今韻間有增字則依廣韻及宋毛晃氏劉淵氏其說見于所自言者頗詳畧曰世以今韻爲梁沈約氏書非也沈誤四聲一卷已久亡矣約所誤四聲譜見隋藝文志至唐四庫書目不載蓋已亡之矣繼之者隋陸法言氏陸誤四聲切韻亦亡嗣是唐孫愐氏而孫所誤唐韻五卷亦亡今韻書之存

者廣韻宋祥符間所脩也集韻宋景祐間奉敕脩也禮部韻畧宋時列之學官者也毛晃氏仍禮部韻而增益之者也平水劉淵氏仍禮部韻而通併其部分者也元黃公紹氏作韻會仍劉氏而廣其箋註者也三家遞增字寢以多禮部韻初纔九千五百九十字至韻會乃有一萬二千六百字矣然尙不足當集韻四之一也最後陰時夫氏兄弟著韻府乃大加刊削僅存八千八百二十字又不專主劉韻頗多遺漏顧明初至今用之學者或稱爲沈韻或指爲平水韻皆是書也然則今本固非沈韻較劉韻又少三千字並非劉韻可知也而世儒罕見劉氏元本襲舛承訛三百餘年相習而不察可怪也

串字平聲

串音釧物相連貫也與穿讀去聲通前漢司馬遷傳貫穿經傳卽貫串作去聲讀惟宋富文忠過邵堯夫詩云貫串百代嘗探古吟詠千篇亦造微用平聲此字書所未收者見康節外紀

十字平聲

老學庵筆記曰故都里巷間謂十爲謚蓋語急故以平聲呼之耳然白傅詩曰綠浪東西南北路紅欄三百九十橋宋文安公宮詞曰三十六所春宮館一一香風送管絃鼂以道亦云煩君一日慇懃意示我十年感遇詩則詩家亦以十爲謚矣

查爲在之轉聲

國初閤中判詞頭照前代典例多用查議查覆諸字而高陽相公精字學謂字書無查字縱有之不作察解此必原判是察字而北方無人聲呼察聲如查故訛查耳訛字何可用因啟奏凡判詞查字俱改察字然終不解查與察沿訛之始康熙十七年開制科上虞徐咸清仲山被薦至京偕應鴻博者數十人謁高陽相公門下相公曰察聲訛查有始乎在坐無訛石仲山曰漢書貨殖傳有之顧查爲在聲之訛非察聲訛也高陽矍然曰何言之曰古在本察字爾雅曰在察也堯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是也第三聲呼在爲查以查與槎同漢書貨殖傳山不茝藁卽槎藁也

而字乃從草而諧以在聲故在聲爲槎槎轉爲查則是查者在聲之轉也猶之在之又轉而爲裁爲財也若曰察之轉則起又也差也察豈能轉查乎高陽遽色變乃曰察聲不轉查然而在卽察也改查爲察可乎曰不可老子曰其政察察亦惟察名不可居故以在字隱察名而轉聲爲查若改察仍察察也然則查可乎曰可曰此則僕之所未聞也夫字必有義查字無察義而有在聲使徒以聲同之故而不顧其義則道可盜也曰道固不可盜而在則可查不觀在又爲裁乎在之爲裁察義同也然而裁之又爲財則無義矣裁可財則在可查矣裁之爲纔僅義同也然而纔之又爲才則無義矣才可纔則查可察矣高陽憫然謝而

起仲山著有小學書自一畫以至多畫分若干字合若干
卷名資治文字

委蛇字變體最多

金石存載漢衛尉衡方碑有夙夜惟寅禕隋在公語隋卽
隋禕隋卽委蛇也隸釋云見韓詩內傳跋引容齋五筆言
委蛇字凡十二變一曰委蛇二曰委佗三曰透迤四曰倭
遲五曰倭夷六曰威夷七曰委移八曰透移九曰透蚰十
曰蛟蛇十一曰邁迤十二曰威遲今此碑又作禕隋唐扶
碑作透隨劉熊碑作委隨枚乘兔園賦作委移博雅陝陝
險也文選薛註周道威夷險也則陝陝亦委蛇之別體而
字書尙有蛟蚰蟻蟻陟之異此二字固不止十二變洪

公尙考之未盡也

以廿爲念

楊升庵曰廿字韻書皆音入惟市井商賈音念而學士大夫亦從而誤之唐開耀二年開業寺碑陰在元氏縣封龍山多宋人題名有云濟南李致至道王亢退之沿檄過此同宿承天佛舍元祐辛未陽月念五日題金石文字記謂以廿爲念始見于此

古文奇字

野客叢書曰劉棻嘗從楊雄學作奇字所謂奇字者古文之變體者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

書王莽時使甄豐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卽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旂信也唐書藝文志有古文奇字三卷郭璞好古文奇字韓退之謂畧識奇字是也僕怪司馬相如賦其間古字聲牙殆不可讀而當時天子一見大悅則知當時君臣素明古字之學後世士大夫讀書作文趣了目前他不甚求解所謂古字一學漫不復傳往往以爲不急之務而不知有不識字之誦也又張懷瓘書斷曰篆籀八分隸書草書章草飛白行書亦謂之八體右軍嘗醉書點畫類龍爪後遂有龍爪書如科斗玉筋偃波之類諸家共五十二般

篆與八分不始于秦

世言史籀變古文爲大篆李斯變籀爲小篆程邈變篆而

爲隸王次仲割隸篆爲八分而楊文憲慎不謂然也其言

曰水經註載齊地掘古冢得石槨上有八分書驗其文乃

太公三世孫或以爲六世孫胡公之墓以此知八分書不始于秦

矣若夫小篆則五帝以來皆有之蓋書契既作字體悉具

科斗古文大篆小篆用各不同耳如禹刻峴嶼則用科斗

宣王石鼓則用籀書此傳世文字也至用之民庶媒妁昏

姻之約市井交易之券則從簡易用小篆何以知其然也

唐人錢譜載太昊氏金尊盧氏幣其文具存與今小篆無

異余昔在京得太公九府圖錢近在滇得黃帝布刀其文

悉是小篆乃知小篆與大篆同出並用決不自秦始也故
今楷書亦有數體有古字楷書有今字楷書二語本于路史又有
一種省訛俗書同一時也文人奇士多用古字官府文移
通用今字吏胥下流市井米鹽帳簿則用省訛俗字如錢
作𠂔聖作𠂔盡作𠂔是也由此推之千萬世以上隆古之
極未必悉用科斗也千萬世以下世變之極未必悉用俗
書也又曰贊皇山古曰癸巳周穆王書乃是小篆宣王石
鼓卻昶是古文籀書此又大篆小篆並用之明證也高談雄
辨可驚四筵但恐如陳晦伯者見之又當作正楊篇耳

漢隸之失

今本六經三災多爲漢人隸書所誤大都合數字以歸一

字

問片分一字爲二字者如繁之與盤男之與臨幹之與餘是也然分者尙少不如合者之爲多

又或舍

本字而就他字甚者竟代以俗字淮人張昭力臣有婁機

漢隸字原校本一書其論辭字曰辭乃辭訟之辭若辭受

之辭則從受而文詞之詞又別焉論懷字曰懷乃懷想之

懷若褰抱之褰則不從心而褰袖之褰又別焉溷用之者

誤也論麟字曰麟大牝鹿也非西狩所獲也四靈之一乃

麋字其論氤氲二字曰以篆法當作壹壹而隸法無壹字

故借而爲烟煴又借煴而爲溫若氤氲乃俗字而網亦俗

字也論雕字曰雕之爲鵬猶雞之爲鷄本一字而彫則琢

也今反歧雕與鵬而二之而系雕于彫而一之謬之尤者

也論和字曰唱咏當用咏齟平當用齟其論段字曰段字

得斷音段字得賈音通用者譌論華字曰古作𠄎通作𠄎
宋齊以前絕無花字北朝魏齊之交始有之論彊字曰彊
者弓有力也強則斨也非彊也論憂字曰憂者行之和也
息則愁也非憂也論累字曰繫繫之累省而爲累非積繫
之繫也論序字曰序者庠序之序是學名非次敘之敘也
論艸字曰艸字乃象形于意亦合若草則櫟實也別爲一
字論寢字曰寢乃寢廟之寢而寢疾之寢又別焉不可溷
也論氣音無雲
氣也字曰凡天气地气之氣皆氣也加米是氣
廩之氣今妄以氣爲氣而加食字以爲餼贅文也論俊字
曰千人之材曰俊若雋則肥肉也𠂔乃弓之橫體引弓射
佳故曰得雋非俊也今加人于雋旁通以爲俊謬之大者

也論望字曰朔望之望省而爲思望之望不可溷也論倡字曰倡者樂也唱者導也後世反而用之近且一之論球字曰盛土于裡之謂球讀作鳩亦作求若其本音元作拘非救也論黻字曰黻者黑與青相次之文市則上古黻前之皮其字象形市之重文曰鞞非黻也後世加草于市爲芾非也又改韋作糸爲紱亦非也但是皆鞞之變而非黻之變漢人不曉妄用之致宋之米元章名芾而通書作黻皆誤也論惠字曰外得于人內得于己之謂惠是惠行之惠也若德則升也非惠也其正定者大畧如此

眞書

朱檢討彝尊曰古文造自倉頡篆創自史籀破自李斯隸

始程邈八分肇王次仲章草原于史游行書起劉德昇飛
白擅蔡邕草變于張伯英唐張懷瓘言之詳矣獨于真書
不舉作者姓氏蓋以隸爲真也然洪适以分稱隸學者未
嘗議其非不得舉隸而遂遺真書也鍾太傅八分有受禪
碑餘多真書王丞相導愛之以尙書宣示帖衣帶過江今
之傳本出于王內史所臨而奏捷墓田薦季直諸帖均爲
世重王僧虔賞其婉媚盡妙陶宏景許以絕倫庾肩吾品
其天然第一顧魏志本傳無片言及其善書何與疑漢代
無真書工之自太傅始當時楷法雖精章奏之外未大行
于世迨晉帝王万用正書見于寶泉暨古文通作泉註述書賦而
衛夫人圖筆陣有真書去筆頭二寸一分之語然則真書

當別標一目未可牽混入隸之一門也

別構異體字

三國志註引會稽吳錄言孫亮時有山陰朱育依體像類
造作異字千名以上魏書太武帝始光二年三月初造新
字千餘頒之遠近以爲楷式故其時碑版多雜用變體別
構字金石文字記記後魏孝文皇帝弔殷比干墓文曰此
碑字多別構如蔑爲蔑蔽爲弊菊爲藥寔爲寔箕子爲箕
子往爲住厥爲厥適爲直顛爲巔辛爲亲因爲曰梓爲梓
躬爲躬曳爲电芙蓉爲扶容葩爲葩漂搖爲灑颺慮爲慮
螭爲螭裔爲裏帶爲帶訴爲訐雛爲雛瀏爲瀏俯爲府閭
爲閭騶虞爲騶驥隨爲隨轡爲轡吸爲歛闕爲闕睇爲睇

不可勝紀顏氏家訓言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尙所有部帙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爲大損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僞字前上爲艸能旁作長之類是也朝野翕然以爲楷式畫虎不成多所傷敗爾後墳籍畧不可看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于江南乃以百念爲惠言反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歸更生爲蘇先人爲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今觀此碑則知別體之興自是當時風氣而孝文之世卽已如此不待喪亂之餘也江式表云皇魏承百王之季世易風移文字改變衆形錯謬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辨之士又以意說炫惑

于時難以釐改後周書趙文深傳太祖以隸書紕繆命文
深與黎景熙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
言行于世蓋文字之不同而人心之好異莫甚于魏齊周
隋之世別體之字莫多于此碑雜體之書莫過于李仲璇
而後之君子旋覺其謬自唐時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
文石經字林之學而顏元孫作干祿字書張參作五經文
字唐元度作九經字樣天下之文始漸歸于一爾然明嘉
靖十三年建史歲門于重華殿西門額以史爲叟以歲爲
歲左右小門曰龍厯以龍爲龍皆世宗所自製而手書也
則不獨武曌之曌劉龔之龔爲然已

諸自製國書

寄傲軒讀書三筆曰契丹西夏金元皆有國書契丹字則
遼太祖用漢人增損隸書之半而成凡三千餘言夏蕃書
爲元昊自製命野利仁榮演釋分十二卷形勢方整類八
分女直字有小字大字二種大字乃古紳仿漢人楷書因
契丹字體製爲之其小字未詳爲誰作也元蒙古新字僅
千餘世祖時命西僧八思巴製大要以諸聲爲宗

劉表張飛皆善書

董北苑云劉景升爲書家祖師鍾繇胡昭皆受其學然昭
肥絲瘦各得其一體景升卽劉表也表初在黨人中俊廚
顧及之列其人品之高可知藝文志有劉表集今雖不可
見觀三國志註載其與袁尙兄弟書其筆力豈減崔蔡耶

則翰札之工又其餘事耳又涪陵有張飛刀斗銘飛所書其文字甚工張士環詩所謂人間刀斗見銀鉤者是也按吾郡粵秀山麓關侯廟有桓侯草書碑筆甚飛舞萬歷己丑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劉繼文立石未審何處摹來重勒者

唐太宗書

李氏縛尚書故實貞觀十四年太宗自寫真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邁勁爲一時之冠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畱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惟在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勢自生耳常召三品以上賜

宴于元武門帝操筆飛白書眾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競
散騎常侍劉洎登御牀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稱洎
登牀罪當死請付法太宗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
登牀

淳化閣帖入失真

宋太宗游意翰墨購古帝王名卿墨本命待詔王著去取
時秘府墨蹟真贋雜居著不能辨但欲備晉宋間名跡遂
以江南人一手偽帖竄入其間都爲十卷鏤板藏禁中是
其初已不能不失真也故董道詆之謂決磔鉤剔更無前
人意米元章辨別其僞已得大要至黃伯思撰刊誤二卷
董別益精惟當時珍惜特甚必大臣登二府者乃得賜其

後並寢不復賜焉元豐中嘉王請于神宗借板模拂幾百本然後流布稍衆而歐陽永叔時卽謂板已被焚舊本不易得幸其初長沙僧希白填本刻石河東潘氏及御史劉次莊又作別本說者謂希白善書其本頗勝而後人更以棗木傳刻流行于世吾不知其去廬山面目又幾何矣

右軍小楷帖

休甯汪文端公曰昔人評黃庭有飛天仙人之目然歷來傳刻多過于拘謹大都所傳右軍小楷如樂毅論畫像贊黃庭經之類皆唐人鉤摹倣倣非復山陰故物卽如蘭亭傳刻多至數十百種或肥或瘦或莊重或流逸千百億化身究不知法身安在吾嘗論詩文字畫與運會相關至唐

爲古今一大升降譬之炊米作飯飯熟失米安從覓穀而嗜古之士迂而多蔽要知非穀必不成米飯何由熟百千億化身中有百千億法身明眼者當自得之耳

宣和畫譜

汪堯峯曰宣和畫譜二十卷前有徽宗御製序徽宗善繪事嘗置畫學所所聚畫士甚夥宜其工于賞鑒者也及考御府所藏有韓滉畫李德裕見客圖按新唐書滉事代德二宗德裕事穆敬文武四宗相距甚遠其爲膺筆無疑又有李贊華畫女眞獵騎圖贊華歸唐時契丹方與渤海相攻擊而女眞部落猶未盛不應贊華有此畫恐亦非是然則徽宗之賞鑒殆與吳中好事相類其譜中所載豈亦眞

應各半耶

中麓畫品

章邱李太常開先藏書畫極富自負賞鑒嘗作畫品次第
明人以戴進吳偉陶成杜堇爲第一等倪瓚莊麟爲次等
而沈周唐寅居四等持論與吳人頗異其畧曰戴文進如
玉斗精理佳妙復是巨器吳小仙如楚人戰鉅鹿下猛氣
橫發加于一時陶雲湖如富春先生雲白山青悠然野逸
杜古狂如羅浮早梅巫山朝雲仙姿靚潔不同凡品莊麟
如山色早秋微雨初沫倪雲林如凡上石菖蒲其物雖微
以玉盤盛之可也唐六如如賈浪仙身則詩人猶有僧骨
宛在黃葉長廊之下石田而下無譏焉而濟南王貽上尙

書以爲中麓謂文進畫高過元人不及宋人亦未可爲定論也

書畫肥瘦之辨

丹鉛錄記方遜志曰杜子美論書則貴瘦硬論畫馬則鄙多肉此自其天資之所好而言耳非通論也大抵字之肥瘦各有宜未必瘦者皆好而肥者便非也譬之美人然東坡云妍媸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輕又曰書生眉眼省見稀畫圖但怪周昉肥此言非特爲女色評持以論書畫可也予嘗與陸子淵論字子淵云字譬如美女清妙清妙不清則不妙予答曰豐豔豐豔不豐則不豔子淵首肯者再愚謂書畫之肥瘦如文質之不可偏廢其輕重損益

固宜規矩而神明之然大約以骨爲幹而肉爲附若二者不能無偏勝則舍癭肥而取瘦硬也

印章

朱錫鬯曰印信不始于秦也周官掌節掌守邦節貨賄用璽節凡通貨賄司市以璽節出入之鄭司農云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賈公彥謂漢法斗檢封其形方上有封檢其內有書蓋其初僅用以通商旅然魯公璽書見左氏春秋傳沿至戰國吏三百石上皆佩之衛宏稱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惟其所好則匪直官印不始于秦也迄于漢夫人得有私印大約刻玉者十一冶金者十有九後人易之以石

元末諸暨人王冕自稱煮石山農始用花乳石刻私印又壽山石產田中者最佳大洞所產亞于田

石今所用者雜以象犀碑磔琥珀水晶之屬好奇者或以
鐘鼎古文施之而秦漢之法漸廢官印之體屢糾其文不
必盡合乎古其用也止以調遣文書杜奸萌而已不可施
于翰墨迨時易代遷卽王公將帥之章得其文者或未注
視至布衣稽古之士圖書鑒賞一有私印輒摩挲鉤畫以
之定往哲之僞真世固有朝廷馭爵之權反有時不及布
衣稽古之士足信諸百世而下者私印其一矣

蠡勺編卷二十五目錄

名教

流品

士氣

士習

古今取士

經義取士

諸生

生監巾服

貢監

貢生之別

廩增附學之別

廩生餼糧

進士題名碑

博學宏辭科

武科

武科廷對

特奏

女神童女學士

俸祿

入粟補官

假年冒籍

衝繁疲難

吏胥

由單欵式

明代以來丁口

四民惟農無愧于古

蠡勺編卷二十五

嶺南遺書

番禺 凌楊藻 譽釗撰

名教

日知錄云漢人以名爲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爲治故人材衰宋范文正公曰名教不崇則爲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法桀紂不足畏爲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尙四凶不足恥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洪稚存曰孝經言揚名于後世論語言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是聖賢不能忘名也又曰好名之弊尙足以扶世何則人而能好乎名類皆聰穎拔萃之人也聰穎拔萃之人賞之不能勸罰之不能懲而名之一字卽足以拘之然則名亦可

假乎曰不能也有聖賢之名有忠孝之名聖之名而可假則莊周列禦寇之徒假之矣賢之名而可假則郭解樓緩之徒假之矣忠孝之名而可假則王莽趙宣之徒假之矣等而下之至才士詩文之名亦無不然文有文之精神詩有詩之精神精神能永百年者則傳至百年焉精神能永之十世五世者則傳之十世五世焉精神能歷劫不磨者則傳之歷劫而不磨焉然則吾欲救天下好名之弊亦惟使之各務實而已

流品

六朝最重流品宋書蔡興宗被徵還都時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元嘉初

中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曇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
王宏爲太祖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往詣王球可稱
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若不得爾宏還依事啟聞帝曰我
便無如此何齊舍人紀僧真從武帝乞作士大夫帝命詣
江敳謝瀹而敳乃移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以告帝帝曰
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梁書有宦者張僧胤候羊侃侃竟
不前之曰我牀非閭人所坐夫分別流品雖是六朝結習
然士大夫之榮爲當時所企仰至人主不得而予陟之不
可謂非盛事也顧甯人謂自萬厯季年搢紳之士不知以
禮飭躬而聲氣及于宵人詩字頌于輿皂至于公卿上壽
宰執稱兒而神州陸沉中原塗炭夫有以致之矣

士氣

陸清獻公曰虞周之養士也教之于未用之先而策之于
既用之後直寬剛簡使各協于中而止自戰國承春秋之
末士尙奇謀而以凌轢王侯爲事其氣傲西漢矯戰國之
弊辱儒慢士使天下之士俯首而就功名其氣懦東漢矯
西漢之弊崇獎高尙使天下之士抗志而言名節其氣激
晉魏又矯東漢之弊賤禮法而崇恬退其氣放方其弊也
惟恐其矯之不逮及其矯之而弊又甚于前由是觀之則
善士習者與其矯之而愈遠于正何如養之使漸歸于正
也與其矯之而愈至于雜何如養之使漸底于純也我
國家初承明季之習士氣浮誇不得不稍示裁抑而士風

日趨于下砥礪廉隅者百不得一而利方爲圓者比比而
是苟可以獲利不知復有禮義也苟可以進身不知復有
廉恥也向以激昂爲高者今且以逢迎爲高矣向以虛名
爲尙者今且以貪鄙爲尙矣竊以爲前之矯之者似乎太
過而養之之道不可不盡于今也

士習

後村雜著或問士之貴于農工商賈者何也曰勞力以治
于人者農而勞心以治人者士也工之事止于宮室器用
其志在于求食而商賈之所逐者什一之息而已事莫尊
謀道而謀利爲下此士之所以貴于農工商賈也雖然此
言乎古之士也古之士曰從事于修齊治平之道高可以

至于聖賢次亦爲潔身自好之士得志則功被天下不得志則獨善其身材無論大小時無論屈伸要皆不失其可貴之意而後世之士異此矣庸夫豎子白其首于制舉之業其巧黠者漁獵聲華以攫取朝廷富若貴窮則暴橫鄉里日營營于苟賤不廉之地以謀其食而終其身古之士其操術尊于農工商賈而農工商賈莫不蒙其澤後世之士其操術卑于農工商賈而農工商賈莫不被其害故使古而無士農必無以自安于田野工必無以自安于官府商賈必無以自安于市肆而以今之世無今之士天下之農工商賈自若也且天下而無農則人將無所得食無商則百貨無自而聚無工則宮室無自而成器用無自而出

而士之所爲必不可無者安在乎問其修于身者蔑如也
問其講貫于治平以副君相之求而有造于斯世斯民者
蕩然無有也天下之大未嘗一日無士其實無益于天下
而又從而害之如是而稱曰士貴于農工商賈吾不信也
或曰士之賤也惟其不謀道而謀利也彼商賈之謀利與
士何別而以爲并賤于商賈者何也曰商賈市貴鬻賤以
有易無要不過居其贏以自肥而天下之被其毒者尙寡
且明明求利者庶人之事也雖商賈半天下豈足爲吾道
之害哉士而謀利其事大于貨財其心險于居貯其利倍
于鉤校其爲伎倆也最鄙而地步又甚高身在室中操戈
肆毒致使朝廷學校之興科第之舉古聖賢仁義中正之

訓盡壞于讀書談藝貌法趨利之徒而天下之農工商賈亦且更千百年而不獲被真儒至治之澤其謀利之害視區區以什一爲利者何如而又何暇論其貴與賤乎吾所以謂後世之士不獨賤于農工而并賤于商賈者此也

古今取士

王禹卿曰昔人謂古之取士以上而求下故士曰貴今之取士以下而求上故士曰賤又謂漢人以名爲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爲治故人材衰其說甚偉然未可謂之篤論也伊尹就湯不嫌于五孔孟之聖亦云皇皇而自漢以後畔君從賊惑世殃民者大半出于名流致使海內靡然望風而偃由此觀之下何必不可以求上而名又豈盡足以

爲治故使今之持世者欲以上而求下以名而爲治吾恐
弋名釣譽之徒必皆閉門假寐以要上之羅致內弭羶行
外襮美聲視鹿鹿于場屋條例中者且愈增其醜矣大率
斯世升降之故惟孟子勘得透徹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
一亂而終之曰我亦欲正人心蓋世道之盛衰視乎士君
子士君子之貴賤視乎其人品心術之邪正上之所以爲
治下之所以致身必于此立其本根而後善其法度以佐
之乃爲切要不刊之論徒干名法形迹間區區較量得失
者皆末也

經義取士

朱竹垞曰五經垂世蓋合義農軒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

子數聖人而成非一人一家之言也朱子註論語從禮記中摘出中庸大學爲之章句配以孟子題曰四書由是淳熙而後諸家解釋四書漸多于說經者矣元皇慶二年定爲考試程式第一場于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明代因之亦先四書而後經沿習既久士子于經義僅涉畧而已禱昧之見斟今酌古謂試士之法發題宜先五經而後四書則經義書義庶幾並治矣松軒隨筆曰近日四書文蓋無題不備蠅頭縮錄秘本彌多僥倖有人效尤滋甚如欲杜僞而取真則竹垞先生所云發題宜先五經而後四書其說似屬可行卽謂舊章當率不能以經題爲先而作僞宜防要必以經文爲重庶真才得以自見而遴才者亦

易于鑒別矣

諸生

宋氏俊柳亭詩話云漢書翟方進傳努力爲諸生學問鍾離意別傳嚴遵與光武皇帝俱爲諸生東觀漢記相者謂班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任昉爲梁武帝策秀才文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此二字高常侍用之于詩諸生日萬盈四十乃知名贈外甥也方元英過宋協律故山亦云殘編續大雅稚子記諸生

生監巾服

洪武二十四年甄別士子巾服命工部制式以進太祖親視凡三易乃命制生員襴衫用玉色布絹爲之寬袖阜緣

阜條軟巾垂帶貢舉入監者不變所服洪熙中帝問衣藍衣者何人左右以監生對帝曰著青衣較好乃易青圓領

貢監

明制府州縣學諸生必入國學乃可得官不入不能得也入國學者通謂之監生舉人曰舉監生員曰貢監品官子弟曰廕監捐資曰例監其初每歲天下按察司選生員二十以上厚重端秀者送監又於會試下第舉人令翰林院錄其優者俾入監後並設爲定例府州縣學歲貢生員各一人翰林院考試經義判語中式者一等入監而勲臣子弟亦多以廕入監嘉靖元年令公侯伯未經任事年三十以下者送監尋令已任者亦送監而年少勲戚爭以入監

爲榮迫開納粟之例則流品漸淆且庶民亦得援生員之例以入監謂之民生亦謂之俊秀而監生益輕不得不頻舉選貢以充國學矣

貢生之別

同一貢監而有歲貢選貢恩貢納貢之不同歲貢之始必考學行端莊文理優長者以充其後但取食廩年深者而已資格所拘英才多滯故於常貢之外令提學行選貢之法卽今拔貢恩貢者國有慶典以常貢充之而其次卽爲歲貢納貢視例監稍優其實相倣也

廩增附學之別

漢武帝始興太學置博士弟子員五十人昭帝增滿百人

成帝末增至三千人唐太宗貞觀以後數幸太學增廣生員是弟子員及增廣之名始見于漢唐而無附生之名又無別爲廩生之名也自明永樂而後以多才之地許令增廣亦不過三人五人而已宣德五年定爲之額如廩生之數于是乎有生員而不廩食者正統十二年又有軍民子弟待補增廣之名久之乃號曰附學而附生之名由是以始

廩生餽糧

順治十三年九月 內議政王等會議因錢糧入不敷出將每年廩膳銀一千九萬二百二十七兩三錢零應裁三分之二後將所支一分全裁

以滇黔用兵裁充軍餉

康熙二十四年

六月都御史姚締虞請復廩生餼糧以培養士氣戶部左侍郎蔣宏道亦力請復之部議准其支三分之一

進士題名碑

進士題名碑舊在國子監歙縣吳鱗潭宛爲祭酒稽考舊碑明永樂至崇正凡七十八科碑僅存三之一 本朝制科始于丙戌碑亦列焉厥後十七科未之繼也吳祭酒謀于朝伐石鳩工豎之又令吏掘地徧索獨永樂碑不見一日墻傾吏譁曰永樂碑得矣于是前後井井用全一代之制見知新錄按竹垞太史跋語謂自永樂二年命工部建進士題名碑于南京國子監撰記者翰林侍讀學士王達也十三年會試天下貢士于北京登科考謂是歲卽命立

石北國子監然今無有有之自宣德五年林震榜始也由宣德訖崇正十三年碑凡七十一通思陵厭薄進士故將下第舉人與廷試貢士史惇等百六十三人又吳康侯等百人盡畱特用于是惇等請援進士例謁孔廟行釋菜禮并立石題名帝如所請周廷儒奉勅撰文乃立石于進士題名之次而十六年楊廷鑒榜遂無隙地可樹碑矣不師舊典相視寢輕易代以來僵踣遺佚者過半然則吳司成搜索之力詎不偉哉

博學宏辭科

制科所以待非常之士唐志謂漢天子常稱制詔道其所欲問而親策之其來遠矣故唐時于常選之外天子又自

詔之曰制舉

四方才德高蹈幽隱莫不兼取

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

墳典達于教化軍謀宏達堪

任將率詳明政術可以理人

之類皆臨時所著之名目也

因學紀開唐制舉之名多至八十有六如姚崇舉下筆成

章科張九齡舉道作伊呂科皆此類然其意固專重策論宋承唐制畧有增

損謂之大科

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草澤並許應詔

仍未嘗有宏博之名自

哲宗紹聖乙亥始詔曰宏辭科不試制誥止于表檄露布

誠諭箴銘頌記序九種亦不用古題檄宗大觀中改曰辭

學兼茂科去誠諭及檄而益以制誥亦爲九種四題而二

題以歷代故事及高宗紹興初乃名曰博學宏辭科復益

以詔贊檄爲十二種三日試六題各一古一今遂爲定制

南渡而後號稱得人迨甯宗嘉定戊辰以還時相不喜此

科主司務以艱僻之題困試者如題是堯舜湯禹所舉何
魏相傳書天子所服謂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
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事也題是因民常而施教實
則地官司徒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類縱有記憶不遺
有二教焉題中固隱數目字使疑悞之類文采可觀輒復推求小疵以供指摘故中選者日少而非
常之才又復置諸閒散矣我朝康熙己未鴻博科一等
二十名二等三十名皆授翰林讀卷者相國李公蔚杜公
立德馮公溥掌院學士葉公方謫掄才之典莫大于是得
人之慶亦莫盛于是乾隆丙辰鴻博科一等五名二等十
名皆授館職武進劉綸爲之冠丁巳補試復得萬松齡等
四人閱卷者鄂文端爾泰張文和廷玉三相公少宰邵公

基

武科

唐武后長安二年始制武舉有長垛弓射步射筒射又有翹關負重身材之選宋有武舉武選咸平時令兩制館閣詳定故事而未及行天聖八年親試武舉十二人先閱騎射而以策爲去畱以弓爲高下明成化十四年太監汪直請設武科鄉會試不果行宏治六年定六歲一行先策畧後弓馬策不中者不許騎射十七年乃改定三年一試出榜賜宴大率倣文闈而減殺之其後倏罷倏復至萬厯三十八年始定會試之額

武科廷對

趙雲崧謂通鑑宋熙甯六年初策武舉之士紹聖四年又

御集賢殿策武舉然文獻通考慶厯六年已舉行之雖皆親試要亦如天聖故事耳未足據爲廷對也至孝宗時命武舉廷試依文舉例給黃牒榜首武舉及第餘賜武舉出身此則武科廷對之始惟引試無定期又不聞數舉故旣廢之後厯元而明莫或記載迨崇正四年辛未中允方逢年倪元璐以時方需才請殿試傳臚悉如文例乃賜王來聘等及第出身有差至于今踵行之遂爲武科殿試之例

特奏

今之 欽賜古之特奏也王氏栒燕翼貽謀錄宋開寶二年三月詔禮部貢士凡十五舉以上曾經終場者具名以聞庚戌詔曰貢士司馬浦等一百六人因頓風塵潦倒場

屋非有特恩終成廢棄各賜本科出身此特奏所由始也
景德二年三月因賜李迪等進士及第賜特奏名五舉以
上本科六十四人三傳十八人同學究二十二人三禮四
十四人年老授將作監主簿三十一人此特奏之名所由
立也景祐元年正月詔進士諸科十取其二進士三經殿
試諸科五經殿試或進士五舉年五十諸科六舉年六十
雖不合格特奏名此特奏名所以漸多也至大中祥符八
年二月則命進士六舉諸科九舉特奏名並赴殿試又以
人多而裁抑之也

女神童女學士

李氏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云自置童子科以來

未有女童應試者淳熙元年夏女童林幼玉求試中書後
省批試所誦經書四十三件並通四月辛酉詔特封孺人
又唐書貝州宋廷芬五女皆警慧善屬文長若華次若昭
若倫若憲若荀皆不願適人欲以學名其家節度使李抱
真奏之德宗愛其才悉畱宮中帝作詩每令廣和呼女學
士祕禁圖籍皆令總領若昭厯憲穆敬三朝宮內稱先生
后妃與諸王皆以師禮見廷芬有男獨愚不可教爲民終若陳後主選宮
人有文學如袁大捨等爲女學士此衰季之朝窮極奢侈
之所爲不足道

俸祿

沈氏亦然曰俸祿之制惟漢爲最優唐自開元以後無事

屢加失之太濫宋初折支多因後唐開寶中始減州縣而增其俸太宗雍熙中復詔令俸錢皆實給嘉祐元豐制又屢更至崇甯間則又濫矣南渡後京官減三之一而小吏俸增于前猶不失爲調劑之法元則以公田租充俸名曰公田而實輸之于民此法之極弊者也至明洪武所定百官祿米之數一品月俸止八十七石其餘以次遞減至五石而止已薄于前代矣其後乃以鈔折米米一石折鈔十貫鈔每貫僅直錢三四文尋以鈔少又以布折鈔布一疋當鈔二百貫是以三四百錢之布代二十石之米矣夫農之下者猶足食五人今如明制雖官至極品一月俸米僅易錢一千二三百文不足給一身飭粥何以責其飭簞簞

郤苞直乎無怪明季贖吏之多而鄉紳之橫也

入粟補官

前朝姜南叔明半村野人閒談曰宋晉陽王叔永云納粟

補官國初無此天禧元年

宋真宗年號

四月登州牟平縣學究

鄭河出粟五千六百石賑饑乞補弟巽官不從晁迥李維

上言乞特從之以勸來者豐稔卽止詔補三班借職

卽今承信

卽自後援巽例以請者皆從之然州縣官不許接坐止令

庭參國家自正統以來民有納馬納粟納草納銀授以散

官者至宏治末又有納銀授指揮千戶之例或爲蓄積邊

儲拯濟饑饉行之以權一時之急也然授官者皆令州縣

以禮相待而豪民往往籍此抗禮長吏不知遜避間有廉

能長吏止令庭參不延之坐然亦可以撫此爲故事以喻之耳

假年冒籍

容齋四筆云宋時有真年官年之說新城王文簡謂司馬明傳伯達志不減年以求成則漢魏間已有之而今日尤甚有減至十餘年卽同人宴會亦無以真年告者又陔餘叢考言唐時已有赴他郡取解者然其人籍貫或不必改從取解之地惟宋冒籍之禁最密天禧二年福州人周總值詔下赴鄉薦不及遂認譙郡吏周吉爲父三代名諱亦從之果預薦總父聞之寄以詩有直須焚却蓼莪篇之句總鬱鬱以卒按宋劉荀明本釋稱李潛君行其子欲貫開

封戶籍取應君行曰汝虔州人求仕君而先欺君可乎留
緩數年不可行也鄭俠介夫有中表應舉不以實年介夫
戒之曰方謀入仕已有欺君之心不可足見前人立心不
苟如此

衡繁疲難

州縣向例有繁簡兩調雍正間金鉉任廣西布政使請分
衡繁疲難四條許督撫量才奏請從之今直省所行自茲
始

吏胥

德清許宗彥周生曰兩漢功曹掾史皆擇邑之高望者補
之六朝時令吏猶重至明而吏始與士分途天下有以操

守稱官者矣未聞以操守稱吏也無高名之可慕無厚祿之可望則彼所夙夜用心以治事者安得不惟利是圖乎官或朝暮更易而吏累世相傳官深居于府寺吏散處于民間其可以欺詐之勢十倍于官官之強幹者百事或察其二三昏庸之徒乃如木偶寄坐而欲治之善不亦難乎洪稚存曰官之累民者少吏胥之累民者多三代時府史胥徒之賢者即可遷升爲上士中士下士漢以來三老嗇夫掾史之賢者即可遷升爲丞尉令令令令不然由吏胥而爲官者百不得一焉登進之途既絕則營私之心益專姓名一入卯簿則呼之爲公人咸不敢忤其意其始鄰里畏之四民畏之甚至士大夫亦畏之若有奸狡桀出把持

官府之人則官亦畏之何則官卽欲侵漁其民未有不假手于吏胥者究之人于官者十之三其入于吏者已十之五矣不幸一家有事則選其徒之壯勇有力機械百出者譙擁而至不至破其家不止是其權上足以把持官府中足以凌辱士大夫下足以魚肉里閭子以傳子孫以傳孫其營私舞弊之術益工則守令閭里之受其累者益不淺况守令所以得罪者大半由吏胥及至守令陷于法而爲吏胥者不過笞杖而已革役而已至于新舊交代之時則又資緣而人故吳越之俗以爲有可避之官無可避之吏職是故也然則有牧民之責者可不先于胥吏加之意乎

由單款式

康熙二十四年戶部尙書科爾坤上言賦役徵解條目太煩請更造簡明全書上允其請開烏山西司休甯趙吉士恆夫充纂修官時總裁光祿寺卿龔佳育持議謂州縣催科歲發由單分壤地之則使民知輸納之數法至善也惟因畿輔撥補地畝歲有更易而江浙稅課起運存留條目繁瑣近例有司必合計州縣之田刊入由單尾數稍有不符動行駁改名為易知在百姓實難知請米數止升合勻銀數止分厘毫自秒撮絲忽以下悉刪除之而升秒爲勻升絲爲毫斯勘算易明賦額仍無虧損乃更定由單式未定而佳育卒俄動浮言以畸零數不可除古未有議刪去者朝士多惑其說于是給事中楊周憲特疏請勿更

命下公卿議吉士作論一篇援唐元稹當州所上狀中
云斛止于合錢成于文在百姓納數元無所缺于官司領
書永絕奸詐是則昔人已昌言之且米有圭粟粒黍銀有
微塵纖沙入之權量莫辨其形鑊諸棗梨徒繁其目况會
計凡析一爲三者悉數之不能終窮佳育議是事雖不果
行盈庭莫能難也

明代以來丁口

洪武二十六年天下民數共六千五百十四萬五千八百一
十二口宏治四年五千三百二十八萬一千一百五十八
口萬曆六年六千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口橫雲山
人明史稿曰太祖當兵燹之後戶口顧極盛其後休養生

息反不及焉靖難兵起淮以北鞠爲茂草其時歟反增于
前後乃遞減至天順間爲最衰成宏繼盛正德以後又減
周忱謂投倚于豪門招誘于異教冒匠冒引舟居四處莫
知其踪理或然也。國朝順治九年天下民數共一千四
百四十八萬三千八百五十八口康熙五十三年二千四
百六十二萬二千五百二十四口乾隆四十年至三萬七
百四十六萬七千三百餘口較康熙五十三年增十五倍
有奇而殊方異域耕屯游牧共戴生成者且無算也陸稼
書靈壽志論曰以宏治全盛之世而其戶口反減于洪武
豈非當時軫恤民隱舉疲癯殘疾鰥寡孤獨盡去之所以
額賦驟減如此至萬厯六年天下戶口又復與洪武相等

由此言之不缺額者莫如萬厯之世也而言明祚之衰必始萬厯缺額多者莫如宏治之世也而言明祚之盛者必首宏治左氏傳稱尹鐸損晉陽戶數而趙氏世賴之其宏治之謂歟損額之利孰與增額甚矣額之當因時隨地而不可必取盈也 國初定鼎懲明之覆轍荒糧逃丁不惜豁免民力稍甦矣然熒獨之未得上聞者猶不乏也自承平以來有司謹守原額如天經地義之不可移易鳩形鵠面之人呼天搶地無所告訴甚則人已亡而不肯刪除非初生而責其當差溝中之瘠猶是冊上之丁黃口之兒已入追呼之籍苟無缺額而已遑恤其他嗚呼額之厲民一至是哉

四民惟農無愧于古

王夢樓曰古之爲民者四土也農也工商也後世之四民猶古也自先王之澤既竭禮樂法度所以整齊化導斯民者其具盡廢而士已非復古之士矣競趨淫巧爭相壟斷亦非復古之工商矣惟農夫者耕耘收穫歲無甯時終其身不知有紛華靡麗佚游之事古所謂脫衣就功暴髮膚而勤四支者至于今不改蓋後世之民能無愧于古之民者祇此農人而已抑又甚者古之時尊重農夫在百工商賈之上勞勸賑恤德意至厚後世之農無是也古之時人占百畝其後則富者田連阡陌農夫無田往往佃人之田具牛種納租稅身其餘幾朝廷時有蠲賜皆此田連阡陌

者受之而農夫無所與此又古之農所未有也其勤且苦無異于古而又無古者爲農之利是農夫者固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夫天地生人之始豈有所謂士農工商者哉耕田鑿井人皆老死不知其他有聖人者出然後擇農之秀者以爲士其巧者爲工而家有餘財以有無相通者亦遂聽其爲商賈蓋士與工商莫不緣農而起而非曰爾毋爲農之勞而爲士之逸也毋爲農之拙而爲工與商之巧也士也者所以敦孝弟明禮義佐天子以治人者也百工者所以作宮室器用商賈者所以通貨財而資其匱缺者也要皆以安全此農夫而已也天下苟無農何取乎士與工商而士與工商亦且無所得食而斯民之天絕矣由

此言之民有四原其始莫非農夫也而其所食者又皆農
之力其所任者又皆農之責天下之大本固在農奈之何
使之爲窮民而無告也吾用愛農之無媿于古而又歎其
不幸而爲三代以下之農也

編卷二十五

譚望玉生覆校